



07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07年中国杂文精选

向继东 选编

杂文



07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07年中国杂文精选

向继东 选编

新出图证(鄂)字 0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2007 年中国杂文精选/向继东 选编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8.1

ISBN 978-7-5354-3620-7

I. 2… II. 向… III. 杂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82589 号

责任编辑:黄海阔

责任校对:陈琪

封面设计:徐慧芳

责任印制:左怡邱莉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地址: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出版: 长江文艺出版社 邮编:430070

发行: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7679362 87679361 传真:87679300)

<http://www.cjlap.com>

E-mail:cjlap2004@hotmail.com

印刷:公安县合美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700 毫米×1010 毫米 1/16 印张:20.75 插页:3

版次:2008 年 1 月第 1 版 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250 千字 印数:1—10000 册

定价:23.00 元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87679308 87679310)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杂文是思想者的文字

向继东

—

有人说过，随笔是思想者的文字。其实杂文也是思想者的文字。没有思想的文字，是不能叫杂文的。我曾在一篇文章里说过：“作家不一定是思想家，但作家不能没有思想。”同理，杂文家也如此。

—

帕斯卡尔在《思想录》中说：“人显然是为了思想而生的。”“……因而我们永远也没有在生活着，我们只是在希望着生活；并且既然我们永远都在准备着能够幸福，所以我们永远都不幸福也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杂文，或许就是“不幸福”的衍生物。

—

鲁迅是“不幸福”的，也是杂文集大成者。

我曾听到一种批评声音：“说鲁迅是思想家，但谁能说出他是什么思想？其思想成何体系？”我非研究者，自然无力回答，但我是赞同朱学勤先生“鲁迅思想短板说”的。

鲁迅的杂文或许是他的“长板”？

他“对当权势力的不合作”姿态成就了他的不朽。

他能“不合作”而存在，无须合唱，自然是他的幸运。

四

有人感叹当今杂文萎靡。

其实，最好的杂文是那些没有刊布出来的；最精彩的段落和句子是那些不得不被删去的。

五

偶然有一天，我忽发奇想，问那时正读高一的女儿：假如某一天上学，一布道者把你们劫持在教室，说：“同学们，今天是大清乾隆十五年二月二十日……”你们肯定会说“不是”。这时布道者突然掏出一支手枪，说，“你们错了！再说‘不是’就毙了你！”开始，也许你们还不相信，待到第一个说“不”的倒下了，你们还敢说“不”吗？女儿说：“他说什么，我就跟着说什么。”

回答在我意料之中。同时，又让人深感教育的彻底失败——从小学起，老师和课本不是天天在灌输吗？不是要他们“捍卫真理、坚持真理、随时准备为真理献出生命”吗？

也许，世界上有许多事是不可深究的。生活的逻辑不一定就是事物本身的逻辑。

六

中国人“骂贪官”，西方人“骂权力”。这是两种文化的差异，也是两种文化积淀的后果。

“骂贪官”其实也是中国一千多年来“清官情结”的延续。如果不在制度上创新，贪官不绝，清官也是绝对靠不住的。

道德偶像的时代已经终结，主流意识却仍在叫卖。

中国人什么时候开始对权力说“不”，什么时候开始“骂权力”了，那才是真正“把历史翻过了一页”。

七

中国人讲道德自律，克己奉公，泯灭个性；而西方人追求个性张扬与法律公正、秩序。两千多年前的苏格拉底被古雅典不公平地判处死刑。本来他有逃跑、越狱的机会，但他拒绝以有失尊严的方式逃生。

从苏格拉底想到谭嗣同。前者是为程序正义而献身，后者却被“救国情结”所误。谭嗣同死了，留下“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诗句。虽是豪迈、英勇而壮烈，但未免单纯而天真。

看《大国崛起》可感知“妥协”的重要。欧洲联盟仅仅五十年，差点通过了《欧盟宪法条约》。而我们自谭嗣同时代始，一百年过去了，为什么还不能学会妥协？

八

哈维尔要求“生活在真实中”，争取到“无权者的权力”；米奇尼克提出“只有一个波兰”，终结了极权主义。

为什么我们没有哈维尔，没有米奇尼克？

中国曾经有过诸子百家，抑或那是唤不回的遥远的绝响！有人断言，中国是不配出大思想家的。信然。

难怪有人感叹“鲁迅的思想短板”！

目 录

杂文是思想者的文字 向继东 (1)

第一辑 世相

养老保险的黑色幽默	佚名 (3)
一个农民矿工的遗书	赵小走 (5)
令人心惊的中国奢靡之风	江迅 (7)
我们正过着“让穷于富”的生活	张心阳 (9)
“摆平”的故事	郭松民 (11)
不期又见桃李劫	常梦飞 (14)
谁是“弱势群体”	吴营洲 (16)
最悲哀的事	刘诚龙 (18)
一个亿万富翁给儿子的信	苏中杰 (21)
到农村去干什么?	魏得胜 (24)
还有谁“绑架”了县委书记?	潘洪其 (27)
外语与爱国	顾思齐 (29)
读鲁迅,看今天	丁辉 (31)
忽然想到(二题)	陈四益 (34)
评所谓“十博士”抵制圣诞	陈壁生 (40)
什么年代了,还有“剃阴阳头”执法?	张鸣 (43)
“群众真好”	孙玉祥 (45)
领导和“万用题词”	侯志川 (47)
成为廉价品的死亡	连岳 (49)
这就是先进文化?	房向东 (51)
文明这玩意儿	冯磊 (53)
八十年代生人不是病	吴志翔 (55)

- 抢！抢！抢！ 高 低 (59)
挂职见闻 林家品 (61)

第二辑 众议

- “摆平”、“搞定”及其他 吴 非 (65)
谁把郑筱萸送上了断头台？ 林 达 (68)
我怎么就不“震惊”？ 鄭烈山 (70)
平心静气说黑窑 笑 蜀 (73)
国旗何时为死难的普通公民而降 刘效仁 (77)
制度比美德更靠得住 陈鲁民 (79)
从今天开始当人 连 岳 (81)
国家电视台咋成了撒谎机器？ 熊培云 (83)
我对“新世界七大奇迹”的态度 葛剑雄 (85)
让人下跪的李阳莫非想做教主 邵 建 (87)
李阳背后的民族精神疾病 长 平 (89)
在真唱与假唱之间 阮 直 (92)
闲话余秋雨 向路安 (94)
在道德高调中陈美丽被推上祭台 杨支柱 (97)
凶手与民族、国家无关 黎 明 (100)
语文课本的“信”与“疑” 孙 郁 (103)
重新定义“教科书” 徐迅雷 (106)
学者说要制“国服” 刘洪波 (109)
大学不是镀金作坊 宋志坚 (111)
规矩的军车与宽容的警察 张宝林 (113)
这等荒唐事怎么就做得成 慕毅飞 (116)
涨价的社会学 刘洪波 (119)
“吃肉骂娘”旧话重提 宋志坚 (121)
火烧违建宣示了什么？ 顾则徐 (123)
深圳那把火烧出了纳粹的幽灵 笑 蜀 (125)
人性化与冷漠症 徐怀谦 (128)

有多少平均值在戏弄我们? 王万然 (130)

第三辑 杂感

“感恩教育”质疑	朱 正	(135)
慈善不能成为精神索取	长 平	(137)
谁妨碍了我们对乞丐施以温情	吴重庆	(139)
富裕中的贫困与贫困中的富裕	顾思齐	(142)
乡村孩子与城里孩子	摩 罗	(144)
小贩不是都市的敌人	吴重庆	(146)
也论“敢不敢站在孔子肩膀上”	黄 波	(148)
拉撒的自由	狄 马	(151)
短信议政让人们有更多选择	熊培云	(154)
改革的背后	理 刹	(156)
精神文化进步性标准	苏中杰	(159)
试说“退休高兴率”	朱健国	(161)
领导们共同的缺点	刘兴雨	(163)
官员“权耻感”与公众“荣辱观”	张桂辉	(165)
我的复古主义理想	魏剑美	(167)
从《围城》里的造假说起	刘良初	(170)
我在怀旧吗	郭怡安	(173)
残暴就在你心中	刘洪波	(175)
似是而非的观念	朱铁志	(177)
腐败与教育之关系	谢 泳	(180)
巴别塔倒下,互联网兴起	吴 钧	(182)
一只小野鸭闹出的政治风波	徐恒足	(184)
也说华盛顿为什么不独裁	周 耜	(186)
教室就是出错的地方	魏得胜	(189)
写什么书和读什么书	朱 正	(191)
“青年气概”及其他	郑溢涛	(194)
“我给你说句实话”	冯远理	(197)

新闻记者是干什么的	杨建业	(199)
我们不能容忍哪种新闻?	长 平	(201)
脱离新闻的自由	游宇明	(203)
不播虚假广告还能播什么	连 岳	(205)

第四辑 温故

黄帝·大禹·商汤·纣	周 实	(209)
近贤远小误刘禅	王重旭	(214)
贫寒之人掌权以后	刘诚龙	(217)
宋高宗们的“退休生活”	张心阳	(219)
当一个阶层享有过多特权时	黄 波	(222)
魏徵的家风	徐怀谦	(225)
黄遵宪的美国民主观感	周英杰	(228)
海瑞做官的利器	陈 仓	(231)
康熙亦有真性情	王跃文	(234)
李鸿章和伊藤博文的差距	王 龙	(237)
赵之谦的书斋	宋志坚	(240)
文物与家贼	顾思齐	(242)
不一样的身后事	游宇明	(244)
袁世凯的道理	阿 敏	(246)
梁启超割肾的启示	郑连根	(248)
正史与野史	韩三洲	(251)
重温西南联大的传统	傅国涌	(253)
新思想,旧习惯	谢 池	(255)
活在历史的细节	徐 冰	(258)
“国王陛下的反对党”	严 泉	(260)
保卫自己的妻子	苗振亚	(263)
斯大林的睡眠	狄 马	(265)
为什么要铭记每一个死难者	鄢烈山	(268)
史家胸襟	李恩柱	(271)

第五辑 新观察

告别道德神话	王跃文	(275)
最怕“无社会”	雷颐	(277)
利益主体多元化与中国未来走向	党国英	(280)
民主是妥协的制度	军宁	(282)
民主建设不应忽略他国经验	秋风	(284)
短论二题	谢泳	(287)
观念一变就和谐	刘洪波	(291)
被舆论仇视是富人的耻辱	曹林	(293)
民主是国家的首要责任	童大焕	(296)
政治纷争中的独立精神	游宇明	(299)
骂贪官与骂权力	理钊	(301)
光明的国度才能照亮黑暗的历史篇章	连岳	(304)
重要的是超越“平反”意识	傅国涌	(306)
有感于日本“知华”与中国“知日”的差距	资中筠	(309)
从小人物看印度崛起	薛涌	(313)
“似曾相识”的印度知识分子	周彪	(318)
编后记	向继东	(321)

第一輯 世相

我不知道我怎么个死法，要是一次死的多，矿主瞒不住，上级来查，死的人每人可以赔20万。如果就死我一个两个，你们就和矿主私了，您问他要25万。半月前砸死的那个人就是赔25万私了的……先开口30万，矿主肯定不给，就给他们闹，就说要找报纸、电台，把矿上出人命的事说出去，矿主就害怕这个……

养老保险的黑色幽默

佚 名

我是一个有养老保险账户的人。但是现在养老保险里的金额却是负数。

这个养老保险账号,还是拜我曾经工作 5 年多的国企所赐。下岗后我把养老保险从石家庄市社会保险局转到了省人才中心所在的省机关事业单位保险局。

那时,在外面干临时工一个月有 700 块大洋,保险费一个月要 162 块,档案费 30 块,咬牙交了半年的,1000 多块,发现交了以后连饭都吃不起了,只好作罢。

一欠就是 7 年。

一直觉得,所有下岗的人都是没有依靠没有稳定来源的人,连一个牛皮纸包的几页档案都变成了别人的财源,每个月都给人才市场上供 30 块钱存档费。这是哪门子政策?7 年了,人才市场给我什么服务了?一直想不通。所以档案费只交了一年就没有再交。

今年,把 7 年的档案费补了,2340 多块钱没了。补交档案管理费的原因是我现在工作的单位准备给上养老和医疗保险了。不过,这已是为这家单位工作了 10 年之后,单位的部门领导才发了善心,从部门经费里支出一部分钱。

但是单位交保险还有个前提,得把以前的保险欠费补了。于是,我去省人才中心查询养老保险账户。工作人员笑着问我几年没交,我掐指一算,7 年多了。工作人员说,算上本金利息滞纳金,你一共拖欠 10 万块。

我看了一下,10 万元是这样算出来的:拖欠保险费 3.9 万多元,利息近 5000,滞纳金近 6 万元。

俺的娘啊，有 10 万块我还交保险啊。早回乡下老家养老去了。

原来听说过养路费天价滞纳金，没想到养老保险欠费也是天价啊。再过几年，它还会成倍地上涨，用不了几年，我就欠债几十万了。按照这种情况，我是欠国家的。可谁欠我的啊？

真怕有一天，政府会向我追缴天价养老保险费。

想我生为中国公民三十多年，享受的政府服务除了大街上路灯、脚下的马路，还有高楼大厦的风景，其他的还真想不起有什么。我一直在工作，但都是没有身份、没有各种保障的临时工。

如果天价滞纳金的帽子扣在我服务的单位身上，该有多好。

现在我都不知道怎么办了，看来养老保险的事只能作罢。

(原载《南方周末》2007 年 10 月 4 日)

一个农民矿工的遗书

赵小走

爸、妈、弟、妹：

你们收到这封信的时候，我肯定已经死了。二老别哭，是我自己想死的，您都不要难过，尤其俺妈你，更不能哭。我觉得俺爹的腰疼病真该治了，俺弟上学也要钱，主要是俺妹的病，不能再拖了，再拖就太受罪了。光靠攒钱看病，不定什么时候攒够。如果我的死能换来你们不受罪，我死得也就值了。

我不知道我怎么个死法，要是一次死的多，矿主瞒不住，上级来查，死的人每人可以赔 20 万。如果就死我一个两个，你们就和矿主私了，您问他要 25 万。半月前砸死的那个人就是赔 25 万私了的。爸妈，你俩一定不要来，路太远，又太难走，可不能受这个罪。你让俺明起、明发哥谁的来，他们见过世面，能说出话，个子又大，有派头，再让西院俺三婶谁的，也来，她们泼辣，能哭能闹。对他们说，先开口 30 万，矿主肯定不给，就给他们闹，就说要找报纸、电台，把矿上出入命的事说出去，矿主就害怕这个。但也别真说，咱就是吓唬吓唬他，咱好多要两个钱，最低 25 万，当然能多要一万两万的更好。你们可得咬死口，不要顾惜他们，他们挣钱厉害了，哪天不挣个十万八万的？只是他们不想给，怕开了口子，今后再有死人比着要。所以您对明起哥他们说，该闹就闹，软的硬的都得使，能多要一万，俺妹就多活年把，但是您可不能让明起哥他们勒的太紧，逼急了，这些矿主黑道上都有人，可别让明起哥他们吃亏。

我也不知道能不能落下个身子，如果找不着就算了，有的话，你千万不要往回运，雇个车去咱家一趟得一万多呢，咱不花这个冤枉钱。你让明起哥在这里把我烧了，带骨灰回去就行。我腰里的零花钱什么的，都放在

抽屉里。那个小收音机，就给我带走吧。

爸妈，有了这 25 万，爸你别去当壮工了，你的腰不得劲，可不能再爬高上低。妈你也别包人家的地种了，你俩可得好好歇一歇了。先给俺妹治病，可真要是花十五六万也看不好，你也别硬往里砸钱了。您二老得留些养老钱，再给俺弟留点，他上学这几年的学费得个五六万吧？还不知好不好找工作，娶媳妇什么的，花钱的事多着呢。我没上出来学，可得好好供俺弟上学，只有上出学，才能不出力，走出咱这穷山窝。再把借大姑、二姑、俺姨、俺舅、叔叔大爷的钱都还上，他们家里都有一大摊子事，都是该用钱的时候。还有，俺姑家的表弟前一阵子也想上这里来干，你对他们说，在家挣 300 也别上这里挣 3000，这里苦累不说，真是太危险了，你可不能让他们来啊。

爸妈，我不能给您二老打影旗摔老盆了，让俺弟给您传宗接代、养老送终吧，在这里，您的不孝儿子大光给您磕头了，祝二老下半辈子过上好日子，祝俺妹快看好病，祝俺弟事事如意。

还有：咱家的老屋明年也该翻盖了，要不又漏雨又受水的，对爸的腰妈的腿俺妹的病都不好。还有就是天冷了，您每人都得买几件新衣裳，再买一个电视，一定要买彩电，让俺妹也看看彩电，给俺妹买个面包服，给俺弟买个皮鞋，一定得买，回家就买。别怕人家说什么闲话，这是咱不偷不抢挣来的钱谁能笑话？您都吃好了穿好了，我也就死得安心了。

儿：大光

2006 年 10 月 8 号

注：2006 年 12 月 4 日，贵州省矿工李大光在下煤窑时被冒顶砸死。此信是李大光遇难后，其工友按他的生前约定带回他家的。笔者给本文修改了标点，改了 8 个错别字。另据了解，李家最后获赔 25 万。

（原载《中年读者》2007 年第 2 期）